

流風之劍



青云子著

剑 湖 风 流

青云子 著

(下)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剑 湖 风 流

Jian Hu Feng Liu

青 云 子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 平 印 刷 厂

字数: 460千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责任编辑: 黄锦莉

封面设计: 阎义春

责任校对: 邓荫柯

ISBN 7-5313-0468-6/I·442 定价: 9.80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舍身救孤.....	(3)
第二章 孤雏血泪.....	(37)
第三章 不死书生.....	(74)
第四章 金钗魔女	(113)
第五章 倒戈救美	(150)
第六章 白发红颜	(186)
第七章 荒山绮梦	(223)
第八章 红衣妇人	(261)
第九章 佛门风波	(299)
第十章 慈令普航	(337)
第十一章 独闯妖窟	(371)
第十二章 母子情深	(407)
第十三章 香囊之谜	(444)
第十四章 独挽浩劫	(500)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552)
第十六章 荒山奇女	(589)
第十七章 情海梦断	(625)
第十八章 天理昭彰	(662)
第十九章 侠义千秋	(697)

“噢！是‘赤后宫’的人？”

“不错！为首的是一个红衣蒙面少女，功力高得惊人……”

南宫维道心头一震，道：“那是少门主，想不到她也入了红湖……”

“是了，那些红衣女子，都称她小姐。”

“以后呢？”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谁？”

“金钗魔女！”

南宫维道全身一颤，栗声道：“金钗魔女？”

“不错，怎样？”

“徐兄怎知她是‘金钗魔女’？”

“她以金钗连杀了‘金龙帮’八名高手！”

“以后呢？”

“有趣的事便在此，‘金钗魔女’突指那红衣蒙面少女说是她女儿……”

南宫维道连退了三个大步，激动地叫着：“小玉！”

徐郁之吃惊地道：“噫！老弟怎么会知道她叫小玉？”

“小玉是她女儿。”

“老弟认识？”

“徐兄，说下去……”

“你猜结果怎么样？”

“怎样？”

“那少女说‘金钗魔女’是失心疯！”

南宫维道心头一暗，这的确有可能，记得“金钗魔女”她婆婆在向她要人的时候，曾说过她是为了女儿而活，极可

能思女心切而发了疯。

“徐兄，此刻能过河吗？”

“过河？……可以！”

“我们走郑州！”

“为什么？”

“找‘金钗魔女’！”

“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弟与她有仇还是……”

“徐兄别问，我们如何渡河？”

“所有大小渡头，全被‘金龙帮’封锁，我们只好偷渡！”

“强渡亦未始不可！”

“不必，我在河边藏了一只小舟，可以利用！”

“好，我们马上行动，只是……劳烦徐兄，小弟深感不安。”

“老弟，这就见外了，老弟不是说过要愚兄共襄‘宏道会’义举吗？如照此说来，小事也排齿颊，旁的不必谈了！”

“小弟失言，就此谢过。”

“倒是这事发生在两日前，‘金钗魔女’仍会呆在郑州吗？”

南宫维道坚决地道：“即使她已离开，也必须要到郑州，才能查出线索！”

“好吧！”

“对了，方才徐兄似言有未尽？”

“就是那样而已！”

“没说‘金钗魔女’误指女儿以后的下文？”

“她见对方不承认，伤心地离开现场……”

南宫维道突然想起四年前在“金龙帮”总舵中，因金钗

贾祸那件公案，不由脱口惊叫道：“不好，我们得赶快！”

徐郁之困惑地道：“老弟又想到了什么？”

‘金龙帮’不会放过‘金钗魔女’，可能不择手段……”

“如此说来，老弟与她有某种渊源？”

“是的，以后再详告！”

“此去恐怕要发生的已发生了……”

“人事必须要尽！”

“走！”

第二天傍午时分，二人赶到了郑州城。

南宫急于要探听“金钗魔女”的下落，当然，这完全是为了小玉的缘故，但碍于与徐郁之同行，只好先忍着入店打尖。

郑州乃是“金龙帮”势力范围，两人这一公开露面，就被那些眼线盯上，两人也明知这点，但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摆脱这些二三流角色，在两人说来，是容易不过的事，该帮高手，堪与“不死书生”一搏的，还真找不出一二人。

两人在最大的酒楼“一乐也”打尖，拣了个靠角落的座头，这样，所有在坐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而别人要想偷听他俩的谈话，可就困难了。

酒菜上座，两人开始吃喝。

“徐兄，那事发生在何处？”

“城外武穆祠，地点十分荒僻！”

“多远？”

“距城约五里！”

“我们吃完就走？”

“好，不过那些狗尾巴十分惹厌……”

“只要他们敢跟，一一打发！”

“打发他们不费事，但如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有害无益！”

“依徐兄之见呢？”

还未等徐郁之答话，邻桌一个刚进门的一个汉子高声道：“区区先谢了！”了字出口，人已坐了下去。

小二扮了个鬼脸，添上杯筷，替他筛了满杯。

这汉子似多年不曾沾过酒，贪馋地仰颈一饮而尽，用衣袖抹了抹口边余沥，然后又自己斟了一杯。

一粗豪汉子宏声道：“二爷，该说你的新闻了！”

邻坐一个酒客也凑和着道：“邢二爷，别卖关子了，您看，满座朋友都在候着呢？”

南宫维道低声问徐郁之道：“徐兄，这姓邢的何许人？”

徐郁之轻蔑地一撇嘴，道：“一个江湖无赖，在镖行混混，专司打探的包打听！”

只见“顺风耳邢二”竖起两个手指，有板有眼地徐徐开口道：“不是我卖关子，说出来令人胆寒……”

粗豪汉子举杯道：“来，且尽三杯，润润喉，别虎头蛇尾！”

“是！是！”

“顺风耳邢二”老实不客气地又连干两杯，啧啧有声，慢条斯理地用了两筷子菜，再干咳两声，才沉起面孔道：“咱们郑州城出了妖怪……”只说了一句，又顿住了。

粗豪汉子不耐烦地道：“痛快地说出来吧！什么妖怪？”

“顺风耳邢二”目光一遛四座，才怯怯地道：各位可能已有耳闻，城外武穆祠前的石拱桥下，连日发现来历不明的尸体，死者全被剥得精赤条条，周身无伤痕，还面带笑

容……”

酒座中，立时起了哄，有的惊异，有的则嚷着：“原来是那挡子事！”

“顺风耳邢二”连连摇手道：“诸位静静，还有下文……”

“说呀！”

“各位都知道萧太本是城中侠士，义名卓著，那一身功力不用说各位是耳熟能详的，他为了一时好奇，独探武穆……”

“啊！怎样？”

所有酒客停杯不饮，齐把脸转向这边。

“顺风耳邢二”吞了一口吐沫，道：“他发现武穆祠有一群女妖精……”

“女妖精？”

所有在坐的相顾愕然，似信不信。

“以后呢？”

“他被女妖精突击，但凭一身功力，逃了出来……”

“哦！”

“但，萧大侠仍未逃过毒手，他昨晚遇害，死在自家床上，死状与桥下陈尸一样周身不见任何伤痕，精光赤条，而且……而且……”

“而且怎样？”

“下身遗有男女交合的秽物！”

“呀！”

“呀！”

座中立时哄哄哄成了一片，七嘴八舌，喧嚷无休。

南宫维道咬牙切齿地道：“徐兄，这是‘赤后门’的杰作。”

徐郁之沉重地一点头，道：“不错。”

就在此刻蓦地一声震耳惊呼，平息了所有的声音。

只见那姓熊的粗豪汉子，离座而起，口里哇哇哇不知说些什么。

所有酒客，惊震地望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酒客大声道：“熊当家的，怎么回事？”

粗豪汉子用手指了指同桌的“顺风耳邢二”，转身夺路而走。

只见“顺风耳邢二”伏在桌上，一动不动。

有几个胆大好事的酒客，冲了过去。

“莫非是喝醉了？”

“不会，邢二爷有名的酒虫，千杯不醉！”

“那他……”

“呀！死了！”

这一声“死了！”震得人灵魂出窍，众酒客纷纷夺路而走，作鸟兽散。只刹那工夫，走个干干净净，剩下三名跑堂的傻在楼梯口。

南宫维道剑眉一紧，道：“是‘赤后门’人下的手？”

“大概是，这叫祸从口出，引火焚身……”

“可是座中不见女人？”

“乔装男人，容易极了！”

“我们该走了？”

“要不要看看死因？”

南宫维道点了点头，摸出块碎银放在桌上，然后与徐郁之双双走了过去，南宫维道细一审视死者，目光停在邢二的‘脑户穴’上，他伸手用掌心一吸，一样东西，吸到掌心之中，不由栗呼道：“这怎么可能？”

第十一章 独闯妖窟

徐郁之目光一扫南宫维道的掌心，也不由骇呼道：“金钗？”

南宫维道从死者“顺风耳”的后脑起出的，是一枚小小金钗，那形式与周小玉送他作纪念的那枚，一般无二。

看到此物，他全身激动得簌簌而抖。

徐郁之接着又道：“难道是‘金钗魔女’的杰作？”

南宫维道喃喃地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但这枚金钗……？”

“金钗魔女凭什么要杀‘顺风耳那二’呢？”

“一切只是臆测，也许武穆祠中的妖精，根本不是‘赤后门’的人。”

南宫维道打了一个冷战，道：“说不定‘金钗魔女’真会做出那等天怒人怨的勾当？”

“此时言之过早！”

“我们走！”

“好，照原计划，那批狗爪子必定在附近守候！”

此时，店内已乱成一片，店家与一些闲人已奔上楼来。

南宫维道与徐郁之举步下楼，所有的目光都惊疑地瞪着他俩，但没有人敢出言查问，只是表情上已充分显露怀疑两人是凶手。

出了酒楼，两人煞有介事地拱手作别，一东一西，扬长而去。

不用说，“金龙帮”的密探又已分别尾随而上。

南宫维道故作不知，步履从容，一派秀士本色，出了东门，他不改变方向，到了人烟稀少之处，突然展开身法，如淡烟般消逝。

奔了一程，确定对方已被甩在身后老远，这才转向北门方向。

顾盼间，来到北门之外，再笔直北行，果然地点越来越荒僻，久久不见一个人影。借着林木的掩护，只片刻功夫，来到一道石拱桥头。

南宫维道停下身子，隐在树丛中，暗忖：这里大概便是“顺风耳邢二”所说的有许多江湖人尸的地方了。

桥的另一端，约有一里，林木阴檐，不用说，那便是“武穆祠”了。突然，他发觉桥头栏上，插了一支三角红旗，旗中央绘了一个白骨骷髅，栏上四个鲜红的刺目大字：“擅入者死”。

南宫维道心中一动，暗忖：看这场面，似乎是“赤后门”所为，红旗红字：皆近于赤，但“顺风耳邢二”怎又死于“金钗”之手呢？

这的确令人费解。

等了半盏茶时间，仍不见徐郁之的影子，南宫维道着实在不耐了，他急切地想解开这个谜，心想，不如自己先过桥一探，反正徐郁之是知道地方的。

于是，现身出来，锦衫飘飘，缓步上桥。

他望着那面骷髅红旗和“擅入者死”的禁令，冷冷一笑。

这座石拱桥长约三丈，横跨在一条小溪上，两头长满了杂树。

刚踏下桥头石级，眼一花，一个个千娇百媚的红衣少女从树后闪出，盈盈一笑：“不死书生，你比预期的来得快！”

南宫维道心头一震，对方是“赤后门”的人无疑，但怎知自己会来呢？

红衣少女，冷冷地道：“早在我们小姐意料之中！”

“你们小姐……少门主？”

“不错！”

“过桥者死，你不动手？”

红衣少女又是迷人地一笑，道：“少侠是例外！”

“为什么？”

“你是本门上宾！少侠请自便！”

南宫维道横了她一眼，转身便走，心头仍不免有些紧张，“赤后门”的诡异武功，他记忆犹新，既然少门主出门，随带的高手，当不在少数，这武穆祠纵非龙潭虎穴，但也决非好去处。

不大功夫，来到祠前，但见古柏夹道，一座陈旧但不失宏伟的建筑映入眼帘。

一个红衣老姬，迎候祠门。

对方，并不陌生，正是当初挟带自己入“赤后宫”的那老妇人。

“不死书生，你果然来了！”

南宫维道强捺住激动的情绪，道：“听说少门主在此间？”

老姬嘿嘿一笑道：“不错，为了你亲自入江湖！”

“为了在下？”

“当然。”

“在下可以见她？”

“当然！”

“请带路。”

“随老身来！”

进入祠门，只见不少红衣人影在晃动，庭院殿廊打扫得干干净净。

正殿，四名红衣少女左右分立。

红衣老姬在阶下止步，道：“候着！”然后疾步入殿。

四名红衣少女，望着南宫维道，面露神秘笑容，但他却直感到恶心。先后的事例，证明了这批红衣少女，无一不是邪淫之辈。

不久，红衣老姬出现殿门，一招手道：“少门主传见！”

传见两个字，使南宫维道啼笑皆非，这种臭排场，出自江湖身上，的确是不伦不类。此时，他仅微微一笑，心理盘算着该采取什么行动？

按照门训，这些魑魅魍魉，亟应除去，以维天道。他一边想，一边踏入殿门，只见红衣蒙面少女，端然独坐，身后两名少女侍立。

红衣蒙面少女一招玉手，道：“看座！”

立即有一名少女，移了一把椅子过来。

南宫维道冷漠地道：“不必！”

蒙面少女微微一笑，道：“何必那么狂傲，坐一下总不会吃了你？”

南宫维道以更冷的音调道：“要吃在下颇不简单！”

“是不太简单，但并非办不到！”

南宫维道开门见山道：“言归正传，少门主此次率众出山，为的是什么呢？”

红衣少女轻佻地一笑，道：“为你！”

“在下已经来了！”

“所以是最好不过！”

“连日的卑鄙血案如何说？”

“那不关你‘不死书生’的事！”

“天下人管天下事！”

“你管不了！”

“在下非管不可呢？”

“你自讨苦吃！”

“不见得吧？”

“不死书生，国有国法，门有门规，你目前还管不着！”

南宫维道嗤之以鼻道：“纵容手下伤天害理，这是什么门规？”

红衣蒙面少女若无其事地道：“享人生之乐，本门不禁！”

“杀人呢？”

“不谈这个！”

“这种行为，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我说不谈这个！”

南宫维道不由地怒火满腔，栗声道：“少门主，在下说一个人你可认识？”

“谁？”

“贵宫石牢之中，被囚了十年的老人‘云中鹤东方英’

……”

“助你逃脱的老匹夫？”

南宫维道双目尽赤，大声道：“你叫他老匹夫？”

“怎样？”

“他不是你父亲？”

“哈哈哈哈……”

红衣蒙面少女象是听到什么有趣的事，笑得花枝乱颤。

南宫维道厉声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侍女之一娇喝道：“不得对少门主无礼！”

蒙面少女敛住笑声，一抬手道：“由他！”

南宫维道咬了咬牙，又道：“赤后门无视于人伦天道”

“本门一切作为，全在门规之下！”

“丧失人性……”

“不死书生，你是来教训我的吗？”

“恐不止此！”

“那要怎样？”

“伏魔收妖！”

“格格格格……”

蒙面少女又笑了个前仰后合。

南宫维道顿时狂愤难耐，但仍强忍住道：“在下再问一件事……”

“什么事？”

“金钗魔女的下落！”

“那失心疯的女人？”

“嗯！”

“因她也是女人，没有杀她，放她上路了！”

南宫维道思绪一连几转，道：“城内酒楼中以金钗杀死

“顺风耳那二”的是谁？”

“那是警告他不可乱嚼舌根！”

“谁下的手？”

“我本人！”

南宫维道大感意外，骇然退了一大步，栗声道：“你也会发金钗？”

蒙面少女平淡地道：“那有什么稀奇！”

正说着，一个红衣少女，匆匆来到殿前，大声道：“太上急令！”

方才那红衣老姬，从侧面转了出来，从少女手中接过一物，挥手命少女退下，然后快步来到少门主身边，递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小小纸卷。

蒙面少女拆开来略过一目，递还红衣老姬，道：“洪长老，请您去办！”

老姬接在手中，看了一遍，道：“老身立即传令！”说完，转身离开。

南宫维道目光犀利，隐约从纸背上看出“金钗”字样，登时疑云大起，自己此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小玉的母亲“金钗魔女”，当然，这蹊跷不能放过，说不定这所谓“太上急令”，便与“金钗魔女”有关，当下脱口道：“在下可以动问急令的内容么？”

蒙面少女沉声道：“你不懂江湖规矩？”

南宫维道横下心，道：“就算不懂也好，在下需要明白此中蹊跷！”

“好，就告诉你，你不是问起‘金钗魔女’吗……”

“怎样？”

“太上急令，不惜代价，除了她！”